漕運通志

漕運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終始有興革非文無以載也漕宜南北數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記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見也輯漕文略

勑建弘仁橋碑李文達賢撰其略曰

都城之南一水橫流於巽方其源由兗而鐸四泉沮洳會而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而來者東西二途胥出此渡有功者嘗為架木橋奈何不能堅固而寒沍

之際不免涉水夏秋水漲既有覆溺艱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爲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命創建石橋橋長二十五丈廣三丈爲洞有八以疏水爲欄於兩旁以障田者增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爲寺爲廟以資維護經始於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十一月初一日 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賢爲記用示永久

改修慶豐石牐記宋褧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館大學士之大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萱西山水合馬眼泉諸水爲渠曰通惠河貫京城遶運出南水門過通州邇高麗莊之牐爲里二百覩地形創爲牐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一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牐寖敝

祖訓政乃易爲萬世利也[illegible]

者有司以天字号工程元年[illegible]

高一[illegible]丈一十三尺[illegible]

只之望[illegible]

勅建永通橋碑李時勉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上凡四方萬國貢賦由水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實國家之要衝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許有河焉京都諸水會流而下者河雖不廣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之溢奔流木爲橋或比舟爲梁以通道往來而雨水迅速輿馬多致覆溺而運輸者尤爲艱阻每[illegible]不勝其患內官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內官監太監臣王振往經度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發漕卒都指揮僉事臣陳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卺等會計經費侍郎

臣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
安請紀曰
朝自奠都北京建萬萬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於漕運寔王國所資而此橋乃陸道之通衢非細故也宜各盡乃心以成盛美衆咸曰然於是尨厥材輯衆工諏吉興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
橋東西五十尺為水道二圈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鋼以鐵分水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皆以石為欄杆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堅壯完固宏偉盛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月十有九日昔文王作臺於苑囿固無預於民事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窮今
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於人而人心歡躍欲所以趨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記　貢師道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定都于燕使由江河轉運以饋餉顧豈不可然而聖朝包六合爲一建五都於無窮以中吳水所聚也稻米出焉故郎中吳太平劉卿以建請府漕府官所承當歲春夏運餉於江浙行省委選官員董餉吳下閩東南郡國轉給京師者萬艘如雲畢集海瀕之劉家港於是省臣漕臣悉齋戒請禱以卜吉于天妃靈慈宮卜既協吉乃命漕臣持章級符俾率其屬糾舍鼓以發民肆罷置牙無敢後先舟師撫丁露刑文身撥布帕首共散布于谷艘者每舟不下數十百人發語夷狄儼心擊酒調劃儺伏本之以與濟之以法龍驤鵠翔崔巍如山綿遠海嶠儼比一巢崩騰大浪天回地捽鰲吐鯨吸出沒變怪謂天下之至險顧不信哉國家以其事重且難故於每歲春夏選擢舟將抵直沽口即分都漕運官出接運中書省行移造

才幹重臣從至海壖一二文卸石以爲計其多至數
万萬故接運官消立崖異輒足爲害列戍從名以較
量驚爲外以徵督民將若之何爲頭務之令出無涯而
誅求之責方未已於是漕民有或剥舟櫓匄而歸者
有或借貸狼狽而歸者數年之間淛運脫復而國家
之糧餉非可暫息至正六年夏接運官泰政大夫中
書戶部員外郎吳太平禹卿皆以寬簡布政於是
漕民相與論列其所以裁惠於漕民者勒金石

直沽接運王公奮筆吉晟公去思碑柳貫撰其略曰

後至元庚辰冬海運之民倪實等介其府令史王元
陸以書來言曰世祖皇帝既混一區夏爰始取道遼
海運米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司隸萬戶府千
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吳會募民籍名數具舟
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萬有奇每
歲春若夏再運萬戶分所僚屬吳會大舍船悍風從怒

汴海運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置其官數往異舟航交受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納授受之際或失其當分挈輟轄狼狽折閱則海運之民傾貲破產以補不足其患有不能勝者故朝廷必選官直沽按臨監護名曰接運監其隱微辨其枉直懽其授受砥其平以去其弊從至元再元之六年萬戶何里中憲職督運抵直沽時兵部郎中齊安王公維幹君錫禮部員外郎燕古魯公元善又奉命朝省主接運事來凡至者百七十萬石有司舉元所進樣以比類其色澤有不同者弗受告于公二公曰郡所進米爲樣袋二三合耳使者晝夜馳驛數千里抵京師風日振蕩無所擊蔽故能致明潔若是分運之法六十石載一舟氣合滾波蒸盦歷暑者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樣進者懼其雜厭穢耳茲既無是也色雖不同苟能飯焉以京師饑受之庸何傷或又有以米樣蒸熱弗受公慨然曰噫楷饑峙者尚爾況萬斛之舟之所積乎

且民捐軀洪濤里不測之淵出入蛟螭爪牙間幸至此汝邪受將安行歸之罪徒久逗漫至蠶食侵牟民益困有司逗不敢有所言先是梭運官廨毀於延燎有司撤民居之宏敞者以館于公公度其費無從出亟辭焉即臨清萬戶府聽事以居殊湫隘二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僦屋費以厲民或聚淶驛陽則手編葦自蔽處之泰然無一毫勉强意蓋土不系無嘉鹽海舟有貨東陽之名酒者有司給傳食市以進公弗受曰若雖酬其直寧能無所嫌也官屬吏民小過者必詳切敎戒而寬容之雖蕭艱未始示辱於人而人亦服其威信罔敢怠惰下車以五月三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歸報於朝我民思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識之貫歟不佞命謹述其辭以識如右

滄州導水記　王大本撰其略

黄河既南徙以九河故道遂以堙漳清不與同歸獨行二千里會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汨汨視黄河伯仲間耳根出岸高於平地亦猶黄河之水下成皋虎牢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漳河為運道之衝控引東南居貨千檣齊驟上供軍國經用故老相傳往國初時波流猶未宏達自江南內附而其勢日增至元五年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灣為口者三洪捍噴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及滑池之境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三十餘里瀰漫厚匯淵窩蠣圃魚蕩析離居之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邇水行故地第有平守小左衛曲防之無由經達赤宋問鄉民呂叔範沆陳情奉旨開挑以便民又為大渠以洩水繼有方今史族乘時射利遂以後塞有能貫勇以倡吾從富負鋪從之水入濠注海則還我壞地而修我牆屋矣脫因不花者哉尒殷非武公之孫今江西憲副崇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取罩宦文

闢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爲巳任聞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堤破築夫墮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有而北彼門度非敵後巡而去夫水之爲民害也久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奮於事功而游不爲災首義之力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決可塞而來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濆而人力其可復也其可以務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遺後來固荊民百世之徵也

南皮縣濬川記 劉 沂撰其略曰

皇元以水利遂民生都水司官於是乎設歲以衛河清民淵漕供京畿至億萬計今之御河源遠漳水東迤北流經景陵滄等州地而入于海南皮滄之屬邑也與景之吳橋東光接境河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

南堤岸決溢其害愈劇不決於此則決於彼無歲無之邑東北去一四十五里有郎兒口當河水汎漲奔突之所衝口之北率皆長蘆萬戶府軍屯地要定防彼欲專其利以力塞之隨遣邑民墊溺之患濟掌邑政者以陳利害奉都省移檄部屬遂命疏通使各安其業典冊具載可考迄至元五年經涉十有六載未嘗有言及之者今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淤屯田者謂歲月浸而無窮縣邑不勝淤塞之時懷來王公若等適丹是月機元具撒秀省檄體前議以行民始不波其守公既解官繼作於邑有取斂與念及此僉曰河已來之所經成此案或決終無一定之規導書遣存恐仁經久無月後為代宗何將數之貞珉以示無窮使後人議築水害以為有鑒然知源委亦有所本

濬河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畧曰

南去涌州二百里陽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北河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白沽而東之于入海凡齊魯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漕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

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三年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　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之令逆之使紆廻勢下得洩故決宜取便道改鑿使其灝下臣視河西務從行二十里許可鑿引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爲安行大河築防既崇且堅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革險爲夷事聞　賜名通濟河少保吳

公釐訖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之易何也非奉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本於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君明主所以克與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役遂推本作詩以頌聖天子仁明之功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楊文郁撰其畧曰

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臣順汶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三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道經茌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輹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覆敗底滯晦暝

呼警行居騷然公私為病為日久矣皇帝方圖收太
平之功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効壽張縣尹
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
運利相十百省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
言為然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
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
可開之狀於是丞相桑哥合同僚敷奏且以圖進上
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
斤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
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
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
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
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趣之
仍建牐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濱渠之民喜
見泛舟之役於是須城聊城兩縣耆壽各詣所治致
辭宜紀成績治渠使者以為請時大駕幸上都

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爲運河命

日月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文靖撰其略曰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北河決流

決鎮之沙灣漂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

年役決于下流十里許決水從之由東阿舊鹽河以

入于海歎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

而下卒多於淵舟楫不通

今上以爲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勅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

役與之共事時夏山水漲舟已集一經決口較力數

倍脩失手擲覆溺不可救僉謂宜急北務乃於西岸

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及冬水

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堤

木爲表多施大索用船維實其土石繫而沈之壓以巨
埽囊上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
塞其分則甃石樹杙累築而固之又於其南爲石堤
以備宣節於上流爲黃陵岡黃陵不塞則安平之功
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俱急并塞所決畢竣
咄咄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
安平又

敕建神祠以祈實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
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竹木
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
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下賞

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賜歲祿二十
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二百石爾大
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督其役者山東左參政
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僉事廖中爲

副使郁世相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illegible]
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
勑臣瀚爲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運河之利[illegible]
國計所繫而貢賦商旅皆必由之所繫甚大一[illegible]
洪濤再壞于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而績[illegible]
平地化瑕怨爲懽忻昔之所難若甚易然亦獨何[illegible]
聖天子致和迹順之功內外臣竭忠宣力之效天道應[illegible]
而地效靈蓋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尤[illegible]
善繼是後修壞補缺之責則有司存今官有常[illegible]
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illegible]
乎臣故敘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璧平塌故事是[illegible]
詔令且徵于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安平鎮減水壩記李少師東陽撰其略曰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illegible]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以入[illegible]而[illegible]中[illegible]兩北道[illegible]

上[illegible]命[illegible]部[illegible]院[illegible]人[illegible]治[illegible]事後特[illegible]

有旨[illegible]不[illegible]兵平[illegible]總督兵民夫[illegible]

治之令[illegible]乃於[illegible]流西岸[illegible]月河

三里[illegible]決口[illegible]十餘丈而漕始[illegible]又[illegible]

河孫家渡塞荊隆口黃陵岡[illegible]

淮徐故道又築以為兩[illegible]甚遠[illegible]

堰[illegible]為漕河要以[illegible]之流一里月隄[illegible]

木埽之制植木為代中實[illegible]石[illegible]衛水者[illegible]

又[illegible]漫以巨石[illegible]鐵以[illegible]以壩之[illegible]

背上[illegible]其上[illegible]不[illegible]

實可[illegible]水塗則[illegible]則[illegible]

積役不[illegible]而功[illegible]工[illegible]

上復命鎮[illegible]安平[illegible]與[illegible]十四[illegible]太保[illegible]

上傳增[illegible]二[illegible]石遷太[illegible]為左副都御史[illegible]

又命工[illegible]伐石[illegible]內[illegible]文各紀功[illegible]

當詔茲塌之成竊考之治水之策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隄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驅役十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預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茲塌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去水之患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譬之善籌者水火之善防者水滛之二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歩象財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覩飢憫流塾宵衣而南覆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執支副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埽築堰垂成輙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閧皆欲棄而費終毀而他圖蓋方懷意不蹝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臧就工而地遷順軌不逆

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
之利銷未然之患識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存
懋之憂而思成功之艱修廢補弊以期不墜庸詎非
有司者之責哉烏乎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
為彼官成之大交承之誘遺智餘力而莫為蓋未有
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隄竇以疏漲
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
明命俊工始工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
巨石一萬有奇搆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
鐵為觔萬一千他物稱之
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兖州金口堰記劉文和珝撰其略曰

遥踞兖城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牐西
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不一一隨之興廢亦不一我
太宗文皇帝駐驊北京後通漕運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北無餘自永樂迄于成化雖数命官修固卒能底定歳庚寅都水主事宿遷張盛克謙祗承是任毅然期必於成適今官巡御史公志弘催督漕運克謙來以白之志弘遂疏以聞上下公卿議可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貫繼至後注意提督奬勸又得山東少參尹公朴之僉憲丁公廷言相與維持其事克謙結草廬堰側晨夕坐則其中凡百區畫有方興于成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月計堰東西長五十丈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洪口三尺勝水之消長時其啓閉横石為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應趣以殺水勢導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横四十丈

兖州重修金口牐記　劉■德智撰其略曰

元膺天命撫方夏東南去萬里貢覲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汶泗會漳瀆以達于幽山是天下利于轉輸汶泗之源會于兗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埭土以防其衝來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有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滯落閘庶不泮乃上聞入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都水太監闊闊分治山東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洩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進則水疾涸故防以節

之水溢則趣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
官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
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
以導淤聚崩潰時俯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
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
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
明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
凡河渠之政毋變故從私毋但勢怛威惟宜適從敢
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聽以
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陰汶
水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即所
署治文書庫穴險陋吏側足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
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頃以丞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
徒百千何所受職下官羣吏何所聽令鄰遂之老州
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兗梁數千里供億之吏何
所覲焉小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焉禮朝

還吏使何所止舍乃會財卜庸協謀于吏攻石伐材
爲堂于故署之西偏隅陝廓深尉阿崇穹藻繪之麗
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嚴完
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洺魏曹渠三役之肆于重門
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
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
城遐邇縱觀仰忭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惟公
爲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
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
王建議于江淮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內
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
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侈其居崇其
名以誇其民盖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識
宜爲而不敢怠侯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
之政一日不可一日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
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竣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

合內外之歷餘八十牐是歲九月朔偰僕斯記

按此記曲盡今日建閘設官治河之法見續文獻

正宗內供湖誌閘誌俱未收故載之

以見元人開設之本意乃如此云

重修濟寧月河閘記廖恭敏莊撰其略曰

天順改元丁丑貴池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主事奉

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津在城二牐舊有月河距州治東三里許上口東岀通天井牐北對會通河一水縱橫昔上字照建天雨潦溢潺湲南汪其勢尤傾舟由牐河而西者或至流漂覆溺月河而上者艱於逆挽下口去在城牐尤邇有閘瀕於西岸啓而舟下又有衝激之虞於是冬工事未[illegible]陳公律鄭陽陳公湊繼議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上口於迤西餘七百武乘舊河不對置兩口而梁於其上置閘於兩口之下附水為縮而開縱之庶免前患議以開

詔浙之工未舉孫公來代在官之料儲庫之積始率于尸
卯冬訖工于庚辰春學正陶君與崔咸願刻石紀成
大以天井閘二閘前人爲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
則未備自前迄今皆知其不便今二陳啓之孫公成
之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
怠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遺
利
哉

堽城堰記　商學士輅撰

汶泗二水皆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兖州泗
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
兖北而北浮于泗者自兖衛而北元時南方貢賦之
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
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
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

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下流又築戴村壩障之西南流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句之河堤廢損殆盡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壩疏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潦衝決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

命治河歷觀舊跡嘆曰濬泉源疏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為經久計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沖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鳩工遂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俸視其成績極加嘆賞膺章奏保用

罪前功棄則以堤堰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
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不崇絡比
舊址僅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
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與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
正術楊逵耆民張倫許鐺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
成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
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
貫秫米為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
甃二竇廣一十七尺表一千二百尺閘秋口七各廣
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啟閉遏山水泛漲啟板聽從
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濟運河兩端為逆
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五
尺山為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表一百三十尺附石
際進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栓甃口上横巨石或三
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渠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
有元舊閘引沙入洸洸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

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層[illegible]
二亦用板啓閉以倶水之消長則閉板以障黄潦
清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
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
洸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洞九里引汶水通洸河
口還崖自顛至麓崖皆堅鑿石兩閘始通肇工於九年
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
數倍而民勞擾者倣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
得宜區畫有方所以濟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
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兖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
謙還自東省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
予實從吏及今績用有成可斬於石邪昔白公穿渠
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
清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予
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
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

堽城壩記　萬學士安撰

元至元末以江南貢賦未達於都始從郭都水議自濟寧逾安山至臨清開渠數百里引水入衛河直抵通州時既即兗東堰金口障泗水西南由濟河至濟寧以濟漕渠後即兗北堰堽城障汶水俾南由洸河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又於汶下流堰戴村障水俾西南流匯爲南旺湖分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終元之世公私漕販往來南北無阻者障二水濟之故也

國初建都金陵漕運事廢所謂堰築崩壞淤塞殆盡永樂初徙都于燕貢賦悉由海運糧艘往往淪沒風濤持

命平江伯恭襄陳公按視舊規修濬之漕運復通第諸堰以土爲之歲每隨築隨壞公私困弊迨今七十餘年未有能圖經久者成化庚寅今山東布政司參議宣興張公盛以都水主事來治漕事下車即備詢故老

歷泉源堰壩悉得舊迹歎曰蹟漕事不可緩至如修
築何可苟也遂首復金口方謀以石易土爲經久計
而衆輒紛紛沮撓甚至構禍於公公力持爲之數月
工就衆論娖息且服公有定見繼欲復堽城冬官已
檄公旋矣議者太息壬辰山東大饑暫憲右渝丞公
陞受
命鎮撫姑北觀公成蹟歎賞不已且廉公爲人力薦于
朝俾仍涖厥事明年公至首覩堽城衆亦沮撓之尤甚於
金口之役公閑曰茲事奈何有不可爲第往往爲之
者無術或襲陳迹故耳於是度舊堰西南八里許見
其兩岸屹立根連堅石橫亘河中比舊址險三之一
公奇之曰此寔天造地設以貽今日者宜改置於此
遂十日旋告貯財計工以明年春興作至期淘汰鑿
石抵平自下而上甃石凡七級級每縮八寸高九尺
下廣二丈五尺上縮一尋面用板石甃二層中置細
石煮秫米和灰固之袤百有二十丈闕秋口七各廣

丈許用板啓閉水以候水水漲啓以聽從故道流退則閉以障之南清濟渠兩端順逆各爲翅一中分水五各廣二丈三尺袤十有三丈兩石際聯以鐵錠石上下貫以鐵拴橫巨石於河口上各長丈許兩首與面甃石接爲輿梁人無病涉堰之南新開河十餘里隨地形深廣之引水東入洸河其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石鑿之凡兩越月始通舊閘水流多沙沙入洸洸汶不能入公於堰東南乃置閘爲二洞各廣九尺高丈餘中分水一傍爲翅二亦用板啓閉水漲則閉以障其潦退則啓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兩旁甃石高丈餘中實以土與地平衍過水不得南侵洸河免致沙淤矣是役也自始事至訖工凡期歲又三越月其完固比金口加數倍焉遠近官民來觀者莫不爭羨曰前此未有能爲永久計若是者非惟省突費毋歲勞費寔能開

國家漕運無窮利益然非牟公篤於任人張公長於經畫

爲克臻此兗州守劉丘錢君源乃狀始末來徵予記予以年公明於知人可書張公建此偉績可書而錢君不沒人善可書遂次第書爲堤城堰記若夫工匠役丁糧餉木石鐵灰秫米凡應于需費具悉碑陰茲不復贅云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吉日

兗州府寧陽縣知縣沐陽王瑀立石

東泉亭記 李主事承祖撰

都水王事江夏王君公大奉

上命總治泉源于東方凡在魯齊之境有泉水與漕河通可以濟舟楫者則釐之歲中自東平濟寧北達于衛南達于淮導汶泗諸泉而會焉分水濟淮皆其力也兗之寧陽舊嘗分司間出而歸則於是居焉公大乃即廳事東偏結茅爲亭爲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東泉蓋不忘其所有事也公大始至據濟書考圖志周行案視得泉源通塞之故親率僚吏而程其勞歷者以

濬洑者以滌蕪穢不治翦薙而民剔焉或種樹以固
其阯或鑿石以補其闕而又栽去其蕪益而徒勞人
者環數百里之地役夫幾萬人時其作息而收成功
如是者二閱歲及代而還

朝有日矣承祖適過寧陽訪公大共坐亭中時甚暑父之
清風入竹颯然拂几席顧野花的的含芳舒秀與小
山間列於亭外於是公大山家釀洗觴對酌酒酣樂
甚因謂公大君之涖茲土也以有事于東泉而遂以
東泉名茲亭亭去泉頗遠初未嘗相接混混之勢不
經於目泠泠之聲不入於耳就亭而索泉無有也而
强以虛名委之無乃未可乎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
遠東泉邪抑東泉之不遠吾亭邪吾自丞處從事於
學得之身而思見乎時令受

明天子之寵命有事於泉夙夜在公惟不稱任使是懼固
嘗用其心於斯矣而息心或乘焉則食其食而不事
其事君子之所恥也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

也漕事方殷而吾東泉汸然趣之同流共濟使
國用有賴而
明天子少紓左顧之憂吾怡然在吾亭然後敢安耳水落
泉竭匯衆而下一勺之益甚於千金則吾覘吾亭嘗
然不能安雖欲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資東
亦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較乎吾亭之遠東泉否耶
永祖聞其言而韙之曰公大可謂盡心於其所有事
矣苟持是以往則他日所立可量也哉作東泉亭記
以告後
之君子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湯泰將節撰其略曰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
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搠米洗
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濟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
流環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卞橋橋之西復有

泉數十曰大門甯小王滿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
珠東岩石縫西石縫二角灣等泉合流于泗合于曲
阜之沂河轉于天井閘會通河沿[illegible]達海永樂己亥
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受
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
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敔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涖
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
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
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薛弼等領 命來茲仍疏導之
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踏遍
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于泉林之泉利人者靡辭是迹
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
耋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激無比汪洋不窮余聞
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
復訪下邑之人具以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
皆為開鑿以濟不通茲惟泉林乃衆山之情脉合縕

流以利長洪恐歲久泯於聞遂書以識之時正統九年八月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撰其略曰

濟寧州城西三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時嘗開通爲備夫啓閉水勢散洩漕度從期深爲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北導雖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昕相宜置閘以爲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手於河上視其舊口則上崩流悍不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行水匯可立基當乃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水東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丁夫土堤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甓迫若砥平然後鋪張水枋數欵石板爰琢爰甃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闗以鐵錠混

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十西北比東西廣加一尺焉閘之北東向有墻縱二十二尺西向墻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洶狀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十下置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州以轉折入閘自玆啓閉有常舟行如索三月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七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號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錢錠一百每錠重六觔四兩鐵觔重三百五十五木炭觔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觔重六千三百四十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錢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兖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地土所有規折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所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緻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盡述也遂具載本末

于石以垂
永久焉

重修洸河之記

洸河乃古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迤於會列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奔潰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淵并從入于洸此洸所以淤塡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自㟁口至石刺洸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壅也度自石刺至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

會通河黃棟林新牐記　楚惟善撰其略曰

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于河自漳抵河不千里分流地峻散泄不能負舟前後置牐若沙河若谷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尤淺澁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運始達議立牐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花分治東平之明年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牐間遂即其地建之經始于至正改元春二月己丑訖工於夏五月辛酉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署南為臺榜曰遐觀其上構亭以東與鄒嶧山對扁曰瞻嶧先是民役於河凡大興作率不既廩為常制是役將興時適荐饑公因預期遣豪二官李獻赴都與命其得請俾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及久來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斃發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遷丞至民爭趨令其輸民爽如此

都水監廳事記宋本撰其略曰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之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守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尋滋是者無慮百餘人皆署老吏曰以亡簿書成冊掌故日以散闕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敢撮其事於牘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於內監等大歷二年能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北其所掌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二通惠河閘官二十又八會通河閘官[illegible]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浮御河會通之諸河李海閘店七級阿城之諸閘以及都城外內百五

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咸隸焉凡河若堰填淤塞濬以平而浚之帥橋之木朽蠹裂則加理水至則啓閉以利其涸溢潭之水共向負金水入大内敢有盜者撈衣者乘土石飯畝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或以水灌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與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芉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會河縣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北甕山後匯爲七里濼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内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潞陽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益京師橋閘皆昔木宇柏疏不可以久皆奏命將易以石今帥之石者以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泰定元年七月八德水潭之南岸以石表千二百五十尺然以亦閘同歲雨溢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口決金口勢傾王城浦築隄首

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北其事功爲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若有事也若曹濟之廢興係焉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此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

重修會源牐記揭傒斯撰其略曰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明年春具功狀遣其屬至京師請文勒石推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穿河渠以定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泗汶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爲牐十六以達于漳南至于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十又析入于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汶水東至兗州爲牐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牐制下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脩後舊政明年冬行視濟牐慨然恨悍歲

欲壞舟楫土崩石泐岌岌不可恃乃伐石轉木大改作
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淵侯抵至于河上
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堨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渠材
撤故閘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其下植巨栗
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緊固其地無有所罅漏
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為門縱殺其南
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為門
谷折其三以為兩墉四分其谷去其一以為門崇廉
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門于北之二以
為門中夾樹石槃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為
槃崇翼之外更為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衡潰縱皆二
有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甃以白麻固以石膠
磨礲劉碶閘以劉鐵屑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
傾如明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矜侯至之明
年凡河之隘者闢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淤者
使舟無所礙禁其豪牧使防有所固降其所　而廣其

阯修其石之岩𡵨穿漏者築其壞之阤惡者延袤贏
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閑暴漲而河以安流潜
爲石竇以納積潦而滕河三郡之民田比得耕種又
募民采馬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浚沙北自
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倍邑絕者通之鬱者斯之爲
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
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牐之署以嚴官守樹
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粵
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
經命藏水以待溺者種樹以待伏暍過流殍則男女
異瘞之饑者爲粥以食之疾而藥藥而活者歲數千
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畢於茲役方世祖
皇帝時郡濟鄭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
功無窮惟茲牐地最要役最大焉氏之後侯之功爲
最宋公俠名仲
人河南人

重濬會通河記略　元進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六年前政開挑會通河道南月旨徐中出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修置牐壩積水行舟漕運諸貨官站民船皆得通濟比河深無上源必須疏濬汶水來注于洸決引泗源西迎于兗南入于濟達于任城合新河而流通者山水之漲上自堽城牐口下至石刺之磧蔓延一十八里河身反高於汶是以水來淺澁幾不能接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監丞宋公韓伯顏不花奉命分治會通河道巡行閘諸河水淺小曰上源壅塞之病也越明年春挑洗各處河身之淺五旬而工畢汶泗洸濟之水源源而來涵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牐二座中尖天井廣袤單窄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崇儲水漸澀方許放灌餘牐近年漸以淤澀漕水甚少今後淘濬已深水常斂澁以齊擁類聚四月公又巡

視會源牐北原有濟河舊跡河身堙平水已絕流桃去汎沙行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無礙百姓大悅稱便

重修濟州任城東牐題名記俞■時中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年朝廷以淮海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書李奧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牐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牐東距師家庄棗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瀰注承乏虞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於其地之西偏修飾廳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

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改作東大閘記

泗别於滋陽通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嚴東平始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濟兖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以至臨清引汶絶濟直屬漳御由是江淮之漕浮汶泗逕達臨清而商旅懋遷游宦往來暨閩粵交廣邛僰川蜀航海諸番凡貢篚之入莫不由是而達因賜河名曰會通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堽

誠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牐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圮廼改其西虹爲今牐制通謂之東牐謂補圖所作斗門爲西牐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牐受水汶水盛縱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牐左絶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堨餘波以入寧濟時至處其衝突則堅閉二牐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牐突入洸河兩河罷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物之異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費曰濮齊參作與原小河石朋常爲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少溢於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益爲害竭力作成恐蹟隳注傾敗可待晉

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堨白水溉田闢斥穢之雖屢勞
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隳浮
議卒與石堰重修堤城牐因自作記欲石至是果如
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九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
堤城日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牐壞河塞上源要害
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
牐之議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延親爲經
營授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役於衆以舊址弊於暴
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
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
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
以承牐牐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埋地之深一尺
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歷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渠折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欽其前隘瀲水也前盡於骨岸
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纍石爲岸承之出基

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
一爲明入明三分深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
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匚兩端各盡其深上
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爲䃌其大石爲兩臬丈
制其前卻新舊石長短厚薄各用有宜無尺才任締
構之工鉏劚之密衆謂會通諸牐所未有始又議濬
洸河自堽城牐南下一十八里有奇塞尤甚濬皆深
五尺闊十尺其深又倍之旣得請以非時須後先牐
役焉從宜也人若撤壞堰之石以下汶河瀰沙蹠附
洸諸泉以濟汶水不及濬洸至任城皆淋源急務盡
義已竟而未他遑者牐旣成衆請識其事于石屬筆
于予予俊之曰以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
漕之益爲灌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横潰之憂有墊
溺之患亦性非異今昔益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善
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兹役
曷彰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敘導汶始末會遇

源委以見堤城牐水利貴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字仲彬唐古氏

濬洸河記李■惟明撰略曰

洸河閱祀乆漸堙平汶沙底平相較反崇汶三尺許山水漲潑其流消涓幾不接會通汶歲築沙堰竭水如洸堰尋決而洸自若所在淺澁漕事不濟至元四年戊寅秋七月漲潰東牐牐司併上之分監遣壕塞李讓相度截斗十除雩山麓石剌餘十有八里堙淤爲尤監丞馬兀承德爲覆實備關內監禀中書發奉符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之五年春初牐未是冬監丞宋公伯顔不花文林分治會通役先上源迺掄家寀官岳聚貌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未閱月工畢論者謂堙壅沙致堙洸河是得其一未知其二也近年泰山徂徠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怪草盤根之固土者今

昔皆為熟地由霪雨時降山水漲溢衝突泥土半淤
汶河年積者是以致汶沙其浩浩者彼而洸因以淤
澱也設無堽城隄洸自爾矣獨尤彼也有司不知處
止之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為節而開閉之非知所
先務矣要之洸河既濬宜令有司嚴飭閘版謹杜閘
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復撤擬石放沙宜
流又閘口張落扒去淤沙不使少停閘水益深停洸
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役閘似繁濬洸實簡此源潔
清而水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
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甚於今日矣

黃良泉記頭■舉撰其略曰

成化□吳從論行司議承奉議大夫劉公東宮之始凡
所轄大小閘親閱視歲春首以巷里頗畢恐致堙塞
處瀕河水地有所以排決而入之者所泉源自北
而南過古任城歷今曾橋決因決台流之次畢幾一

舍而抵黃山之麓覺其土脈津液後遶而前得泉湼
汝而出可以灌溉者數八泉澄於泥沙即命役夫鑿
爲溝港注之於　河流甚順詢而稱呼其有知者以
是泉近出乎黃山其性甚良宜名之曰黃良泉時皇
慶元年
壬子

創建魚臺孟陽泊石牐記　趙[illegible]文昌撰其略曰

元定天下漕運率職江淮漕運商旅仕宦往來非舟
楫無以濟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比歲河功告成于
今歲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堙
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
魚臺之孟陽泊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舟中
之人翺翔乎河上積塗泥截河如堰埭之狀既成而
爲水盜去官物往來必翺翔鄰河之民推之挽之者
不下千餘歲勤衆民恒苦之遂上其事都省有司

偕事王游臨視於其所說會議立堰以積水立牐以通舟閘横長一十二丈中為牐門外石内甓高一丈四尺其縱廣八丈牐下廣瓦心數之如墻級以及於上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于五月

都水監創建穀亭石牐記周[illegible]汝霖撰其略曰

至順二年秋會通河穀亭石牐成汝霖為之詞曰元定鼎幽薊航海泛江浮淮入河職貢糧運供給京師自東阿抵臨濟二百餘里舍舟載從陸車輓以進御河每值夏秋霖雨泥淖馬踣車僨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朝廷用令史邊君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河自安民山引汶泗洸等水與之御河度其地勢穹下前後建石牐三十餘座以制蓄洩四十年于茲惟棗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疾沙土漬推牐再啓給舟方一涉嘉議大夫都水監馬公因壕寨楊温等議宜於穀亭北郵傳西創建石牐匯黃良丈河等衆

以厚水勢上之省堂允其
議始歲二月訖功六月

敕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武功有貞撰其略曰

惟景泰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以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之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
昏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
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兹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
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
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
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
范以還既究厥源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得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既經地利既綿而人事於是下焉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曠其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今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峯之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豬之潭乃踰

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牐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則堰有九長豪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爲爰作大堰其上建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架濤截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牐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欲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罷瀕河州縣之民馬役廣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定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閒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經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茭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咸以為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弊至躬勞萬乘投璧馬顧神祇而後已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爲以漕爲無弗可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

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成功推我
皇天子之敎所以俾臣之克効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執持所以俾民之克享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至仁洸顧焉有貞之於臣職惟弗稱是懼矧敢貪
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
史躬覩承之不可以辭讓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
皇帝九御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渥而覺有漸以業
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難乃起時水失其行
河決東平清渠以須否泰相乘運維中微殷憂適興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屢行七易曾靡
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拯其幹濟其爲
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
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詢載諮載度以爲
乃分厥勢乃隄厥衝乃疏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
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弗隳

有堰如虹誕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底
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
天子明浮纖赭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用是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遵爰紀厥
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濬功成題名記徐武功有貞撰有略曰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施功于乙亥之夏
而告成之秋
上賜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營董事丙子春有貞
請勅載至乃摭前功益為大水之備時方勝乾衆
莫喻其意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游至泗文洪衛
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兖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逮冬
始平運河南北千餘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

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幾然
而安其旁近之城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
水之去亦有所折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充之軍民耆
老合辭以請令茲之水蓋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堂
臺之人所未嘗見也令隄與堰為之保障非牌與渠
為之排解吾田吾廬其池潢矣吾臺吾倪其魚鼈矣
然水之豪不測令茲之盜以龍灣六牌茂之而猶未
盡也以故感應祠之缺隄又須公為之牀築焉而益
為之防焉有員曰惟淮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缺而作
堰月之隄眷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埽法
移築從行度東昌龍灣六牌之上官窯之口置牌一
穿新渠而溜之東平戴廟之津置牌一疏古河而骨
之大清并黃六牌為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探禹之遺
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
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為悠久之鎮其蓋人事符
天造創物宜乘利其道並行也既訖工有員將陪泰

于廟而從事諸賢亦合辭請題其名有貞乃言曰於
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
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
雖然有貞聞之士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
事也然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盡
其心焉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
吾徒而弗盡其力焉乎可夫水之大而爲中國患者
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
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
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于延世王景元之賈魯主
之治河無所致見然觀其以鄰國爲壑則悖甚矣延
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
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
皆塞之之且物無得手行水之法然其當世季民窮
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仁卒之爲元

召亂是又可以爲戒者惟景之塢流分水頗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志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河患方之於此彼其得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淳而爲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發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從事及諸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任者知所法戒云爾

沛縣新設飛雲牌記　張■輯撰其略曰

漕運之瘀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而三代之輸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輓卒自秦屢侯置守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

率三十里而致一石漕法始議漕米仰於小泉而江淮未通唐漕皆仰於江淮而諸道不給宋漕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頗便之厥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出江而風濤之艱蕩道里之遠遂主持之術興直達之法倒又不能無弊焉我

太祖定鼎南京四方貢賦各均所輸其漕法固無容議

太宗遷都北京鎮天下之重四夷畢獻於是疏清源濬濟水鑿汴陝以達于江汴之長河實漕運之要而滑河乘派來納之界泰乙亥仲春徐之判官潘東於縣治東南泗亭前滑河之口相度地宜為牌白其事于漕運都憲王公陳公悉如所請經始於三月落成於四月牌高一丈一尺寬一丈五尺東南去泗亭驛三十步北至水母神廟二十步東抵呂河西接飛雲橋之流故采其名名之

觀泉亭記 吳文定寬撰其略曰

自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道隔高水淺後盈焉其河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涓涓泓泓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之三歲始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脈初動廷儀帆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奔錯所施濬導如法勤微之稱徵於中朝顧所至寥坐無以寫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大次第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庇泉名之廷儀以泉為職方其從事於斯亭號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倘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齊乎河

順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者足以時有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全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以浮游而無為觀之者樂其道乎已發洩而有用願者樂其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予識此乎為彼爭初廷儀受代為吾友徐君仲山令廷儀且滿任而閒貴君世用將往代之夫孝寔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旅敘其功而樂其成焉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　歐陽文公玄撰其略

曰

制者右丞相定住公自居平章前職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涉治舊規稽究新弊水政大修實佐一日具其實跡請于翰林歐陽玄文其事于石以昭永久曰

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方浮實偶其端當時君相慮周制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等諸水瀦爲七里濼來流入都城西水門匯積水潭以東亦宮牆垣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瀦河之陽南合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牐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爲橋百五十有六乃按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六隸監專治其事牐與橋初荒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撤之命牐戶學爲石工以至取木鍛鐵煉型皆習其技歲撤一牐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牐皆石一切工役版具牐石不擾而集近年有司擅以牐戶撥隸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廢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者若干戶餘州郡之陂缺者悉禁絕之故得水利不廢漕法不滯且通惠

河之新入海也衛漳貫之迤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滄清豐邑之壖過壖而南爲會通河兗豫亳青徐四州境七之水入河絶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並爲水利漕矣有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建瓴一旦決之濕則橫潰焚削平閭夷與編戶盡爲魚甚是視不瞻則借兵士於邦家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廢君之後殊不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覽其言乃發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秦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隄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少監沿革不一或稱都水監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

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就司其征以充用故漢太常

諸卿各有水衡蔡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

歷代損厚貲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都水有

不可同年而語者且歷代建都秦漢唐都雍州阻關

陝之險漕運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

不過漕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

暨于河南蓋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爲國用

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禹治水土

益治川澤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玄職

奉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

父三世宿衛建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多積功

伐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揚歷臺閣二十餘年

清慎如一孰知國家典章及[illegible]舟浮生尖

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貝有古大

河防記歐陽玄公玄撰其畧曰

至正四年夏五月天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門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定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大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
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
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
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
南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
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特命翰林
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
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
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乃從魯
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
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
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
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
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

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序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

索纜繫縮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次千束多至萬餘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囊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齊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夫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從下擇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豆穰鐵猫大橛之上以薪鏈之丁水埽後掘地爲深槽管心索渠中以數草厚覆索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維草小埽稍上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牟制上下編密堅壯互爲持角埽不動搖日以繼之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釘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

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
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薶掛隨以管心長索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
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
尾大埽密掛於護堤大樁分析水勢其堤長二百七
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
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廣不等長
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
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故堤東南至河口
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
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
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堤法
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洊修埽堤
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與剌水二堤
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
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頭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並刱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
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
通長二里四十步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
創岸土堤東北起新補白茅故堤西南至舊河口高
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是
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
刺水及截河三堤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
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刺岸北行洄漩
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
故河前功遂棄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
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
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
絙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

繼之水中又以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
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
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
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
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
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榰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
工便捷者每船各二名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
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
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
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
詣實地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定尋用
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
少間斷船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
埽置榰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
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堤船堤
距此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

巨測於是下大埽約高二十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
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愈隘猛疾勢
撼埽登陷裂欲傾俄遂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
爲難合然勢不容已公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
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止懇至參皆感激赴工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央河絕流故道復通
又於隄前通捲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
出入官心大索繫前埽廂後閘頭埽之後後埽皆心
大索小繫小埽廂前攔頭埽之前後先蠶席以錮其
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自閘土牛
相絆岸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
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
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雜前埽
之背每一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
三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
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入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

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八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
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
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
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
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軒州板城至
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
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
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
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
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凡椿木大
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百六十帶稍連根株者三
千六百株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
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
石二千艘絙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

二十鐵纜三百二十有二鐵錨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碎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秸扶樁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潰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功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

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太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撰其略曰

汳自于蒲其闊如玦水經濟河至滎陽蒗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曲陰浚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汳汳至蒙別爲獲獲餘以流於睢陽東歷彭城入于泗注淮濤官渡晉獲琅汶與渠一也禹迹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徙梁楚則入焉即宋米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狼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又入而後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陴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雒兗之川河

汴則河清無濟矣其爲黃溝受濟焉宜爲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黃溝無出沿從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樣渠汶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遂謂無據叔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略不具辯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汶灌注兗豫末平中雲汶自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復淤是故濟在新渠之南緣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引汶之舊導河入汶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涸令始東都受退水爲具河於鐵爲與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汶而單濟之源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前故城隅之圍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之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遷民以爲病紹興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悖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

爲大渠合下東河以達濟而援溺既月而成邑人欲
紀於石以昭余渠之興作有述其故在今此邑人之
欲書
也

徐州洪興造記 彭文憲時 撰其畧曰

徐州古彭城其地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而汴泗注
其中自城東北隅合流越東南亂石間以入方言启
阻河流爲洪故俗名其處曰百步洪洪石崚巖嶺屬
星列棊布當水勢之所衝激其聲崩騰喧豗霆轟
而虎兕鬭舟人至此莫不心致目眩相宜禱神戒力
而後敢過倘一失手則舟觸隱石應聲破損其險且
不測如此自
國家肇建北京以來東南漕運利害所關尤大乃命
工部三歲一分官涖事成化三年丁亥工部主事郭
膺實知歲積陂岸勞費無益欲加改作爲經久計遂

以請于

上張可因揭敬告勸凡中外文武官及四方商旅往來者咸樂出錢以助緣始於成化四年正月訖明年冬十月以成惟是洪之險渊天下久矣類以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改鑿矣嗚呼理者亦復聽其自然不以介意騰霄獨能毅然脫然舉以十數月之勤勞辛東備三不測之險爲萬世無窮之利使凡居官任職者事事咸若此天下豈有遺利哉騰霄名昇其先本蘇州崑山人

重修徐州洪記饒主事泗撰其畧曰

徐州洪舊名百步最爲險要成化癸卯甲辰自春夏而秋亢陽少雨洪流不絕者一脈或衝激亂石中川泄而下舟楫上下惟艱是年秋暮工伐石於山八月戊寅甃石作堤工未竟工部左侍郎杜公謙之衡巡

茶城河將大衆相河身之生地因其直而鑿之俾就
故道至乙巳三月畢工再兩越月石隄始成長逾八
千丈闊計三丈許自是減洪夫歲辦草束三分之一
下洪牌水舊用草埽上覆以土更砌以石延袤一百
餘丈廣一百一十五丈隱中流水涸出露若大花小
花鴨子棺材諸石凡傷舟者漸次鑿去計三十餘處

重修徐州洪道名記薛尚書遠撰其略曰

徐州之東亂石巉巖而阸乎河流有起而高聳者有
伏而森列者是爲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
洶湧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没而人不免於漂
溺泝流而上挽舟之人非有強力及熟知水道者主
持亦幾不免然洪有裏外之別裏洪舊渠兩畔隄石
崎嶇負纜之人恒艱於行前此主洪者每積草覆土
平之水漲衝激隨復補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焉
成化三年工部主事潁川郭君昇提督是洪慨然有

平治之志遂達於總督諸公及詢諸識者僉以爲可乃成化四年正月始募工鑿治俗所謂翻船等石悉去無遺渠兩傍之隄咸壘以石西隄延袤凡爲丈三百殺其一爲崇八一丈廣九倍之隄傍各樹以柳俾盛夏人有所依五年冬畢功君及期當代徐人以外洪未修懇詞留之六年春復勸募召匠修治　秀王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隄長凡爲丈一百三十崇廣如裏洪焉水道闊凡十丈深半之其所經費比裏洪減十之四君念兩洪之成乙費實資官民商賈之助因礱石題名請予記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　商少師輅撰其畧曰

徐州城東南二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雖於上下外洪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爲翻船石裏洪堋下數灣曲屈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損以百數甚者舟人亦往往覆溺東西兩岸牽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

瀰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浚激沙砌根於步
歷官府修治費財勞人僅便目前水至則前功盡廢
自宋樂通漕以來迄無經久之利成化丁亥冬官主
事郭昇奉
命守洪銳意修治請于 朝及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為
然於是發工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瀉下數
灘東西兩岸并牽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
石灰兩岸各樹樁柵濟舟以蔭濟行者凡有嚙於洪道
有益於漕運重修增建皆煥然一新始於成化戊子
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郭君先在臨清二載督
造遞運船七百餘隻改修南板牽
閘挑濬觀音嘴等河至今利賴之

呂梁洪修造記李東陽撰其畧曰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曰呂梁呂梁之為
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黃河之下流於濟水會于

徐以達于淮

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萬餘艘使船来往無虞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崢惡廉利虎踞劍擢陽揭陰觸中僅可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急為飛流怒為奔湍哮吼喧鬨巨纜弦引進不得尺寸乘流而放瞥掠駛送迅不復措手其觸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閘以東棄木至則蕩為行便以去會州將所具築歲至二十九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尺自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贊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督堤石填壞土疊為長隄百六十丈又五丈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與上又於堤西築隰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洪得以不齧又欄於隄叢石間民田牽輓足下能移步乃畚尾際害其潦隄外以石甃之為丈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為長

衛而行者亦因以爲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作其績焉初君自成化庚子歲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氏交章借君又二年而東隄成

呂梁神廟記趙　孟頫撰其畧曰

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纍纍然相系不絕水中積石數百步其發十倍其上下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齰齰然如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湍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拄負繂之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許其難也乃幾發天齊中之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貢賦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當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洪之西堧所祀二神一爲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昭烈昭烈嘗爲徐州牧一爲唐鄂國公尉遲公相傳公

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先王禮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如作廟者董恩恩下邳人嘗爲驛丞冊被召數往來洪上思舊石徵于文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重修呂梁下洪故道記徐學士其略曰

惟我

太宗皇帝命平江侯陳恭襄公總督漕運開清江浦導河涇徐州呂梁二洪以達于都民至今賴之惟

皇上嗣有令緒惟時掌呂梁洪工部主事王民望以前郎中郭臨霄奏請下洪自裴良既修歲久水道變遷自東折而西復西折而東勢如闔方水溢則湍悍莫抗涸則淺澀不利於轉往來病焉顧東涯古有裏洪鑿之未就往昔淤塞今猶衙開若用功修之水道直通上洪實爲經久之利事下未舉督漕平江伯陳公都憲李公會代郎中潘克寬議協與工運思指示群工

玉作其石如狠牙文者斷之如牛飲下者截之如龜背蹙者夷之淵然魚鱉之宮則窒之深不陷淺不膠舸石平矢而楙兩涯通融周道坦洪而外洪則周防之厥功惟休于嶄遷冰固以永襄公不有偉哉經始於成化十五年三月朔記工五月望費出於舖遞天妃廟于洪山所靈祈也徙居民廬于山河防滂祈也官廳左右增翼以房房之西後附以庫置附邑之居修人夫之厥撓道有陷者平以石襄洪之東涯亦聯以夫厥以便召趨于茲又將而嘉績之懿若此克寬名洪廣州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趙州知州民望名儼華容人成化己丑進士由職方主事改克寬以民望建茲嘉蹟宜刻石以昭來世乃屬文為記成化十六年九月吉日

孚應通利王碑記　都　士周撰其略曰

御河者古永濟渠也按史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夏四月至臨朔宮今名御河蓋更之也國朝以燕爲大都自江南平定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去於此後南方諸國貢賦珠璣犀象數道錢糧悉達于京師漕河上下津渡處多有守應通利王之祠土人奉之甚嚴舘陶縣西約二里許故隄上舊廟其所從來遠矣故行軍千戶㑹州太守諱暹於庚子年間爲舘陶令卽於故址剏起至元己巳煥然一新

勅賜靈惠宮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畧曰

永樂初平江伯陳公瑄奉

命率舟師運糧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淸之河大達北京以便饋運歲發數千艘舟舂米艫則首尾相銜而進河狹且淺一舟輒滯而止候盈

加以洪府之艱且險淆稍不誠非覆則膠時平江公
仍奉
命督饟運嘅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
宰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漕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
惴惴持敬如神之臨乎前罔遇風濤及魚龍百怪有
作輒扣神祐靡不應響今茲神祠未建非闕典與遂
作祠於淮之淸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
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於祠下亦皆響應
宇匠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官
命有司歲有春秋祭祀於是管淮運參將都指揮僉
事湯公節請書麗之石蓋世俗所傳神舉遠事速不
可實推神者天之所命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
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然之理遂爲書
作官所自
繼　永年　月　巳

皇帝遣漕運總兵官致祭于
天妃之神曰惟
神著靈斯土庇生民爰命有司祗修常祭其
禦災捍患拯援艱危遄
致孚穰益弘利濟尚
饗

清江廠題名記 席書撰其略曰

歷代有都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沿革不一大槩不出曰河渠舟楫二者二者相倚皆經濟邦家者不能缺我
太宗纘承
皇宗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浚汶既疏始更遣舟由裏以達京師南于淮安清江北于臨清衛河設二提舉司以職專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尚念經理非人則利濟之功缺復於工部戶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厥事

在永樂宣德間或遣郎官自景泰後例遣主事領以
三年一代弘治戊午書來覽壯詢訪前後案牘塵
姓名無紀暇尋與憲僉得大槩苟不爲紀述懼
後數年益泯而無稽矣因序次而刻諸于石

重修清江浦漕運廳事記　金知府詵書

漕運廳事西去淮郡四十里而近在清江浦之上前
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贈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瑄之
所作者也永樂中公奉
勅總督漕運供餉京師欲貯江南百萬之賦於淮以便轉
輸乃卜淮陰之地惟清江浦宜爲倉百區　制司其
奏
命中貴二人以主之地官主事一人以參之自山陽抵清
口淮水逆流六十里風濤洶湧不時覆溺舟人候風
或浹旬不能渡公自郡西鑿地引水過於倉下西出
淮水皆不終食徑入清口於倉之北沿河之滸竝南

京及

中都江北各衛船廠又奏立清江提舉司收受各郡所
輸船料歲造轉漕舳艫設提舉一人以司之冬官主
事一人以監之倉之西北建署甚宏爲視釐之所宮
之旁稍西爲此廳事便於總制也宣德改元
勑公鎮守淮安總漕抑故公雖開府郡城往來恒居廳事
蓋恐料量之不平出納之不經制作之無度財用之
侵費百爾工役曠日廢事無以稱塞
德意也公處四十載于茲矣廳事日以傾壞幾廢莫有爲
興之者成化甲午總漕位虛今
聖天子選於衆得公曾孫平江伯鋭字志堅自兩廣元戎
移鎮淮海克濟運總兵官凡百政令繼祖成規官庶
悅服京餉充盈丙申之歲重修廳事戊戌春落成公
屬洗記之夫事之興廢在乎其人其人存則其事興
其人亡則其事息一興一廢固有其時存乎其人然
欲使之長存乎兩間者必有所寄焉若召公之甘棠

消歇久矣所賴不廢者召南之詩耳滕王之閣倘賤
亦泯矣所賴不廢者三王之文耳今此廳事幾廢而
再興使斯廳所恃賴安知今日之興不亦有如前日之
廢乎此鉉所以拳拳於立言也噫甘棠之詩存
召公之德愈久而愈顯三王之制在滕王之閣屢廢
而屢興惟此廳事恭襄公之甘棠也使常代之三王
記諸百世之下思其澤而頌其德者奚有窮乎總哉
公乃以屬鉉者以鉉進人嘗登龍門而挹道德之光
且知廳事之廢興也雖然恭襄公一代之勲其功烈
德善載諸
國史刻之廟碑詳矣此特紀
廳事廢興之歲月云爾

常盈倉周垣記 胡瓚撰其略曰

清口天下要衝我
祖宗設備甚悉而倉儲為首景泰間李戸部惟正怪儲卞

茲而廢且舉其壁累倉之周垣爲最著越數年予亦
官戶部弘治己未復承委淸口始得視焉倉俯臨大
淮廠凡八十有一聯基廣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袤
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
奇廠自永樂壬辰陳恭襄創建迄今幾去三之二
周垣則屹如城墉色且粉鐵然蓋木次諸倉所未有
者監臨金李二中貴先達應爲予鄉袞咸曰往年倉
垣類築土或甃埴泥爲堤累之然淮地下濕久雨卽
糜解隨累隨圮無有寧歲李戶部察倉之毀廠多皆
甓被諸蒿菜而葺累之及凡工匠傭直乃合歲存役
服役則其固有卒徒器無擾于郡縣而成是垣十餘
年來人吏晏然無復化慶安其利者固當知所自他
日又與席工部文同過之顧謂予曰不無可紀予因
思天下爲吏治者有二病好事者易于營建以矜能
事名怠事者便安逸以習因陋苟以行無所事自諉
土木之興勞民傷財固不可若事皆不問歲月侵尋

坐致成功頹毀亦不可識

治禮者當有以稽于斯矣

重修常盈倉記王㢊子呂撰其要旨

淮之清江浦有常盈倉肇於恭襄陳侯瑄儆唐劉晏置倉江淮之遺意也先是江南諸郡之賦悉儲於此用供京師所入無慮百萬後遞減之僅儲三之一故倉廒多虛日就傾圮每漕舟輻輳而至卒有不得輸者人甚病之弘治改元金陵吳君彥華以民曹主事來理餉事乃謀於監兌少監王洪二公并而新之甫數月而落成為廒屋者六十為門者三而為廂又十有二民不知勞財不為費屬吏方慮無計之者會予南還道出淸山相率屬記夫天下貢賦之入自昔所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賦惟江南諸郡為最儲蓄轉輸之法固因乎時而規畫罷行之要則未始不存乎人吳君以甲科之彥行傑而修才敏而精而又得二少

監公之嘗畧無缺略於其
間故其事之易集也若是

戶部分司題名碑記 毛主事泰撰其畧曰

國朝自
太宗皇帝定都北京初用平江伯陳公建明罷海運由會通
河支以輸京師將倉務旁午大司徒乃使其屬監之
成化已亥員外郎張君文敬來淮視於分司西隙地
結小亭以寄寄名之越二載僕應故事來朝夕亭上
有所感曰人嘗以身之不能久於亭與其亭之不能
久於世故以寄寄名之矣如僕居此無何又去寧能
恝然其間邪別自建倉以來餘六十年從監分者或三
年一代或一歲一更大率當五十餘員今歷舉之裁
得二十八人於戲歲月逾邁前輩日湮題名之碑可
容已乎故刻所得之名而虛其左以俟
繼者續刻之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也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楊少師士奇撰

恭襄合肥人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好書惡內臂

承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略精騎射以武臣子

選侍大將嘗從出暇遙望飛鴈群飛將命從者射

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仍鳴弦于上命公射應

弦而落自是參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以為能既

代父為成都右衛指揮從大將征南番岩州小亭及

特鎮南戍建勞績撫循夷無理茶馬之政遠人悅戴

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陂防堵以為

堅久計矜卹無告出貲置義倉三百餘於成都積所

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殮瘞者皆

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都司都指揮同

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事殷不充命公歲董運

百萬石每給之公措置井井剏造百萬倉於直沽尹

邑瀋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爲任使均勞逸秋
毫無敢於下凡漕運姦弊掃除一清洲竹所經海島
夷人畏憚官軍悉附歷公下令伊出兵守而遣官監
臨平其有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値倭寇劫沙門
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後溺死
者甚衆奉命率舟師於開海備倭寇者三海濫擴浚
隄岸起陽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奏命
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月或洋莫知所停泊往往
疹淺公於大倉想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山丘二十
丈頁十里爲表識衆便之賜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能海漕淺濟衆臨清河道南
北往來仍舊公董簡運公建議皆淺運三千嚴貢
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役罷去上有奏石同用以是
若頭清浦引水由管家湖入淮陳口達淮以免淮河
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五十里以便引舟淮安又
瓜州一壩湖港之滙塞呂梁徐州二洪而以便舟行

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堤閘泰州白塔河通大
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建
閘以便往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
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未達之利於淮濟作常盈
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
以便轉輸慮漕舟怵川深淺淮底通州濱河置舍
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伴導舟可行處緣河堤鑿井
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以事大體論南京國之
根本宜爲久遠籌國之計選將監兵以嚴守備長民
長兵皆宜擇賢能然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
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
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令
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
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不勝致
其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

疾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貢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籍

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所以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兵教習如有沃壤令兼務耕守令漕運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澀之阻往復踰年雖費數倍正糧而民並困甚兵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裝船運來歲操勞勤尤爲可憫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益困之乞下令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三三百料者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來役遞號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賜勅獎諭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朕懷已勅所司施行惟卿老成忠愛之誠嘉歎不忘加以重賞

賜誥追封其曾祖考三俱重一考爵皆平江伯曾祖母孫
祖母朱嫡母王生母王氏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伯爵

宣宗皇帝嗣位御命公鎮守淮安兼漕運
賜勅奬諭曰爾為國家老成藎臣朕自少年知爾之名以
腹心託爾必效忠誠以副朕懷仍
賜御製諸葛武侯圖及白金文綺公至察吏弊之為民厲
者悉革之豪惡姦宄悉繩之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
猶勤勞暮歲有滯壽疾間

朝深依嘉勞
賜甚賚及
御製新春郎事詩還淮安無幾疾復作遂劇
上聞之特勅勞問時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視竟卒
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
聞
上悼歎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諡恭襄遣官諭祭

特賜棺及賻命工部營葬公爲人慨爽英毅以度偉畧稱人廣會譚論娓娓倫叙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接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及家訓二十篇以勉子孫子男五佐嗣平江伯篤實謹厚克紹先志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勳衛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佩女三豐城侯李芳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驍騎右衛指揮僉事高得其壻也孫男三豫今襲平江伯總禁兵公有廡壙公葬以豐葬之明年三月墓在江寧縣太山之原余與公同朝二十餘年相知且好於是子儀孫豫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繄公挺出何桓桓　武兼勇智追前聞
材藝夙試卓寀倫　裁冠三品承考勳
璽溪倬嗣像攝辟　負險弗擾庠且趨

公奮揚刱迅彼塵　流祿胖臧寧定氏
有蔭譽望齊城民　故徽來東衛垣宸
遺承典飛效騶郝　綏勞流丹照爲恩
翱揮擁玉衣繡麟　報賜志介志盡臣
殫心畢慮靡夕昕　滄浪汎洋溷雁冰
巍豐萬騶有肽臻　有梗千淵咸赫震
斬鯨蹴驪焚甲鱗　崇表淵岸可長屯
雲章龍彩天垂文　南賦北貢轉以辛
踰進歷濟底大津　既埋毀壓勿且勤
相行如砥版者忻　猗嗟公篤孝與仁
既旋諸特績弗泯　愛國亦有嘉謨陳
功載冊府被後昆　大江之陽歸有墳
太史銘之昭不刊

恭襄祠碑記楊知府旻撰其略曰

贈平江侯諡恭襄陳公者少以蔭襲官永樂甲申

文皇帝靖內難 公以翊戴功封平江伯及平天下大定

公總百萬之兵漕百萬之粟不告勞而京師遂歉歲

昔偁足功亦大矣果嘗求公之為人益好善而多畧

知人而善用者也開府之日凡吳楚江浙荊舒淮揚

自萬戶以至齊民凡有才足以幹事智足以攄微言

足以說理學足以博物者無不以禮羅而置之幕下

每一政一事必詢於衆志已從人擇其善者而行之

自昔漕河由山陽湖入淮六十餘里始入清口其

流直且峻懸然風濤人舟覆溺自徐入沛遡黃河轉

于淸源既險且遠百倍於淮公博詢於人山陽城下

則鑿地通河過淮陰故城橫渡清口不一里而得安

流自徐而鄆得前代漕運故道自鄆至淸源又鑿地

為河順流而北至於衛水人免黃河之險又經海道

於遼東不絕糧餉其功有足稱者及薨于位

仁廟為之輟朝論祭賜塋牛首山下統閘海水深泥沙壅

淸口而東爲洲十餘里運河淤塞舟楫不通有司聞
於
上發數郡人民晝夜疏濬民勞而功無成禱於公一夕人
有見公乘白馬擁從數十人行水上明日視之洲爲
水衝去其靈異雖歿而猶不忘護國庇民也如此有
司上其事
命立祠淸江浦春秋祀少牢公諱瑄字彥純廬之合肥人
祭文曰惟
神河嶽間氣文武全才一代名臣三朝元老總司漕運撫
綏克盡保障江淮軍民按堵生息勤勞平
王事歿宜廟食於無窮推厥成規百世允賴茲當歲運謹
以牲醴式陳明薦用報于
神祇其來格尚
饗

南旺廟祀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
登萊二府願趁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
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逾北置城村等
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九七
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
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
金純等督河南運木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
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于漕河又疏山東七
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九年

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騎馬裏去
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子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
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
去一路往穀亭道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
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來

一帶去淤塞了洲道若是那原浚過水處陡岸低淺
時就着再整治得高厚着若不低淺將寬將文書去
與宋尚書毋勿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
是
朝廷聞河道不通遂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七年宋
公始議會通河儹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
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漕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
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中多被損壞亦有漂失
不見下落者俱仰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
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措辦修造俱限
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
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
造船者推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
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下料海船一隻須用
百人駕使止運得米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
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

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
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幷兗
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
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
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
會通河攢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遣船者
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幷海運計
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
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三年乃遂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通鑿淮揚一帶南北遂爲通矣至今爲
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
亦不可不謂之贊勞厥後傳稱宋公有微過
朝廷皆革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以權中微而平江
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而不及宋公故立文誌
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
濟江淮上臨清閘簫鼓豪稱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

鄉父老人語宋尚書後李子文正公各有崇其意存言

表矣後封王[illegible]始請于

朝兆祠祀下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錄之

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加封平江侯諡恭襄陳公祠堂記吳祭酒節撰其畧曰

太宗文皇帝肇與建北京命公歲通漕百萬石路淮徐穿衛入潞河以運公遂建議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及淮徐諸處皆置厫倉以貯南粟造淺船八千餘艘導山東沂泗汶洸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北度安山南望孫村湖梁山耐牢坡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扞漫流又從沛邑引昭陽湖鳳池口水暨舊河支流以濟徐呂二洪遍接近南諸舟避冬水涸則督工開鑿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開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以通大江高郵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長隄構梁以度牽挽自淮抵封丘二千六百里有奇設淺鋪七百

餘所設守卒運引沿岸置捕浚井以便吳用行者又瓶瓜洲儀真二壩於塞以捍海潮沿途捷石奔上爲捩閘水以時閉縱其間以厓計者凡幾千有奇所輸官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後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築隄置移風清江四閘以達於河而淮道通矣淮人念甘棠之愛愈久愈至既請命于

朝以定春秋二祀

總督漕運憲臣題名記

宗伯張[illegible]撰

賓永乏憑臣奉

勅總督漕運始至淮鎮凡百舉措惟是稽於是案牘山積追考前政氏名後先附麗然其間多名人賓切學時已志其累比官戶部所聞漸悉及今得閒之諸署了者於是無不載焉於乎盛哉仰惟我

祖宗列聖簡任諸臣治理漕事惟材是屬用底嘉績及其

登卿宰進保傅撫綏時
德業表表相望實惟何足以□之竊嘗考禹貢以水紀諸
州貢道書後世漕運之說然自逾沔入渭則取諸陸
日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有建帝都者經二之二若
漢下都關都洛都開有寬達之漕術為力甚難為其
邑鉅故議者往往右轉輸為其勢然也元都幽燕海
陸並運
國初因之惟我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公瑄工部尚書宋公禮
等經營自淮茲漕渠海陸是避萬艘億萬歲資運賦長會
聖天道公之常便且宜蓋有得於轉輸之美策兼籌畫疏
宸衷
朝而漕法大成
國計充裕萬世允賴然其為閘為壩啓閉蓄洩於水性
不能無弊焉者是故險夷遠近之不齊者事果所
聚為病亦從而生焉

命元戎專制其事而提督董理開設
倫諸鋒亞敗後遂有總督惡臣攻、
命默其時異勢殊矣自法起名爲精神前後兼責直達欽存
公私交征軍疲民困至僧當時僅有干海于陛之恩
則堂
先朝之杭意默哉夫救弊在人不在法特法在心不在
迹故必通上下而後爲平易措置而後爲直省所
夷險達經權而後爲貞爲智蓋大臣之道如此惟
者特一其事也具是則舉缺是則廢凡茲所收圖公
國家應運保豐特平若有異護焉由今而觀其特
固莫之能述矣鑑承之責則監之義資
雖不敏於是竊有意焉故列而刻諸石

高郵州新開湖修築記劉公節撰其略曰

高郵州之西南渠曰新開與甓社湖通南北長袤以東
諸水盡匯於此此而北運道自杭承淸至張家灣凡

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過之多致覆
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
勑總理河道乃於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
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以漸頹
壞而康濟之河雖恃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道總督
漕運奏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督工修築未幾遷官
去乃以通判韓君瑤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
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
公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丁力措置悉委揚州府知
府王君垣許君節王君恩而於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
潰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
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工
始告成其長仍舊而崇厚堅完過之如康濟河之閘
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
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埋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
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公

患之仍委韓君等督丁修理僅三閱月而完固既可
又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守儀真一帶河岸低
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
大水與所患而舟楫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少師健撰其畧曰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下山東堤運道山東守臣上
其狀
天子勅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訖功乃視運
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濟治特監察御史孫衍行
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
昂漕運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公鋐
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
直南北為堤舟行其下自
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
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珠甓社諸湖縈廻數百

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堤故椿石遇輒壞
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皆議修湖東隄使得以避風
濤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
尤遂相地與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抗家嘴至張家
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兩岸皆擁土
為隄椿木礫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
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俾湖水盛時使從減殺以
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
投康濟白公因采眾議開之
上命曰康濟河耆民葛麟等謂當有紀郡守貳有嘗識余
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余惟
國朝財賦之漕東南過卞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
出于此舳艫拓銜晝夜無虞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
衝顧湖水為險事誠有關諸公於茲能急先務易風
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且工以顧募費出帑
藏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為之書

重修雷塘昭佑祠之記 馬教授允中撰

維楊州淮界郡也西北十五里有滙曰雷塘貞觀大和間引塘水溉田唐末迄宋儲水以備灌溉積而成淵深不可測有龍蟠其中祠于唐比封之曰昭佑王皇元混一淮西東仍隸于陽命中書省右丞李公行司事撫治兩淮歲大旱公詢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者公焚香拜祠下目擊殿宇傾頹廟貌剝落撤而新之未幾果如其禱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螟螣肆災公齋沐遵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不浹日大雨一月凡七秋八月落成

重修陳公塘記 孟博撰其略曰

淳熙元年八月丁未重修陳公塘成復古也惟國朝置江淮制置發運使以真州為治所實總六路轉輸

之任歲漕東南粟運京師者凡六百萬斛泝江入河必道
汴涸漕已告病時頻歲淺澀之水以濟不及今行都駐
錢增催東西路部　省兵歲供軍儲縣上游浮江而
下積從朗會則饒運以積又引兵楊以凡水勢崇自
支流別派凡江南總上一故淮南之利民常病秋歲
旅旱乾則坐視消耗來夏之役時所取道諸決有常
出剝之軍器冬水縮千夫拖舟右司交發惟老日是
懼唯是三務在淮東為最急今數文錢公以郡最擢
將漕淮南歲旱數訓凡之為郡使江帶河來而會之
以達下游奇其間始有遺利而求復者先是郡置州
揚之縣二十里有塘七陂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
登之所繫周廣凡九十餘里西南所至金肆楊子唯
東北接揚之江都縣者十有一塘倚山為形側一面
為隄以受衆陂闢凡八百九十餘丈兩旁峻功環以二
十有六溝泄滿為斗門不費淮人恃之川俗不廢中
更推擾又陂非理剝苦隄埂歲益淺淤積隄斷廢決

不可考恭裴乃樹說形便導伊源其以修復利害疏

言十數語可公即授有司募流徒厚其直使赴功而

以惠之衆皆樂趨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閘成總工

徒凡二萬二千一百一十有二舊有十門九礎各一

歲久決敗不可復識則遷其礎少西二十丈而更新

之眞西兩湫以謹蓄泄與十門之建皆仍舊貫飾龍

祠以深其構作新亭以待臨祭委官以甲護丁列卒

以供徼巡而爲橋之諸謀而樂裴之績于三十餘年

乃因公而復興其歲渠然也哉光稚摭與論之日新

塘千步書流澤注長我禾黍公爲召父恭裴無偏公

後陳先廿案之

陰共遊僊年

儀眞東關閘記 莊檢討杲撰其略

儀眞宋關閘工部主事夏公嵩所建也公來督儀

眞謂儀眞京師咽喉繫地有京師不能無儀眞然儀其

五壩返給於東關盈則蓄東關以待涸則洩東關以濟有五壩不能無東關公之屹屹於此爲京師天下計也既建閘有謂公於采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漥沼也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濬豈不深可慮哉然欲爲京師計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建祠天妃二使者議

國家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廣袤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數百里若使東南之人隄阡而給牛種農具爲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儀真五壩之力當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過數尺使塞灰埠決六合對涌橋之淤塞自急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川風帆浪船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夫公之爲計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采曰不然采病癈所謂國家濱海而南之地未嘗一至不知虞文靖之說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之入但可以省江

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立哉從後之說其策斯無可議洪水之高下亦未可違以口舌爭使果如是則汎濫淤發之時一而視夫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用否也而五壩之可廢哉五壩不可以驟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婁元善已

上聞矣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孫驟之則往來者何以救於目前閘東關者急水河地也

聞對記　黃參議瓚撰

命督運般于儀真與都水部克明揚水部汝珪議啟閉者丁巳一概責有專限司者皆欲常繫故以為不可時克明已去六與揚水部持議益堅乃集儀真衛指揮僉錢劉

儕知儀真縣事李文瀚儀真縣學教諭盧緯訓導吳
正昇逢泰于册舉一木論之曰以此殊乎水志所遊
册數淺水幾何衆皆曰諾既而視之叔初則二分尋
寸曰木拔自近爾也再移時乃遠而集尚不成卷髮
對旦說之果然衆議遂沮客有遊于問所以于隨谷
而靑之以質楊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開未利也水部
覽而領之曰此殆都憲黃公記修閘之意也特撤城
侯彼君屢謙亦在坐曰嘗見遂菴先生亦言之於是
過見諸閘二公之外後得先少宰錢公大宰王公之
文於敗垣荒壤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興廢公論其定
於是矣然不利於鄰人弗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
惠利之功雖彼於今日矣知此水又不載亂於浮議
乎水部曰然請命之名曰樂墾錄水部曰稱情哉翁
而取前稿於水部將鋟之水部曰謂何曰此皆所聽
見者四碑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之文
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親歷而嘗試之說非利害如

示諸掌可以考實跡可以諭衆人劉子之言夫請讀碑記之後因并測之撖山人丁致祥識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既啓閘通運艘將有過于閘之日往者閘司懼洪水禁弗啓予今啓之水淺而舟擱濟何所見而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曰理安在曰夫閘首裏河口中通濟羅泗尾閘潮閘潮距裏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頃入而濟纔十一艘久以待閘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費毫抗起未初終申而畢其所淺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尋深不過三尺以此之淺計淮南江北之猶如其長者幾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爲數八百萬則每一濟閘八百萬分才去其一耳何淺之足慮客曰嘗見夫閘司迫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既塞於閘之兩翼復縴引於西堤之絞關終日不盡二十艘何也曰下不閉而上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予故曰閘故之廢絞關爲之也客曰絞關所以裨閘政而謂其廢

焉何也曰北河之閘地勢循[illegible]傍級閘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逼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出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閘而裹河[illegible]谷水平舟運帆舉高刺之力耳焉用彼爲哉惟無以[illegible]泗奔放之勢而強以人力木易淺而舟難進此浮議[illegible]來而沮之也客曰天下之至平莫如水今江淮閘無[illegible]向山平陸之限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illegible]之閘長啓而不閉隄堵倫滂之十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禁弗啓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飲貯醯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不如是之愚也寧藏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願乞兒之哀求弗與寧棄而覆諸汚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無也居貨庸力之徒利於壩故閘一開納貼洩水之

誘起而任耳者多不容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怨誘奔走下吏醮其醜而舐其膏一唱百和惟壩焉是附於是閘政日廢前賢建置之盛舉

朝廷脊利之大患遂為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放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值經月不雨閘而不浚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曰有海潮大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內灌既平閘而留之使乘潮之舟不沮淺而裏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以變淺涸而為盈溢顧謂浚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仰而笑曰往者大水裏艱運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君諭執役者以借潮眾竊笑之君令稍削壩已而瀦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之浮而前所厓之閒運船商舶皆德君之惠鼓掌踴躍以君為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歎曰為政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攔潮牐記楊太常一清撰其畧曰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牐成儀真事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出此道蓋咽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尚卑勢殊洩易涸且洪武永樂宣德間守臣建白置三牐為蓄水計并壩再舉亦廢

國朝洪武末年始自其地築而壩之舟行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才稍不齊舟輙壞由是儀真之地網艦鬻販焉恃附罔利之徒群聚而蟻附居資食力戍壩者便牐不復講矣成化甲午來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牐四為東關為節水為中牐為羅四牐以通于江一時稱便損妨罔利者撤為泄水之說任事者和之牐遂不用弘治戊申

剝非所言者下工部擢郎中旗君恕相所宜度東關羅四

二洊隄層壘木拓中隄而新之冊浚通利駛然江濱無
隄潮無所潴上隄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役起泄水之
義濱運鹽殷郭公鋐嘗欲增置濱江攔潮隄或謂江
濱多浮沙不易以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
鼓華奉
勑總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於揚州府
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瘠河濬及江濱深上
尺土皆堆無沙隄必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既得
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將經始卜以
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隄之樹高一丈八
尺中廣二丈八寸袤公三丈翼而東西亘於衣之二袤
琢爰鑿犬牙相入應以鐵削磔痔削砥平疊石數重以
固其涯松椿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段計者石八
千七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
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鐵二千九百八十麻一千六百

十七簍六百七十桶油一百以斤計石灰二千一百
三十粳米四百八十斛三十三諸備售所取直得先
等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籍有司故工鉅而官
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瞻
稱善爲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郎中劉君■總至
偕工部主事鄒君■亦胥督勸群僚奮厲百工子來
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
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又期之
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
行揚旗伐鼓過數十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東嚮
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洊旬湖水大漲得以
時泄不橫決爲堤堰害亦惟是閘賴焉所省漕士之
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舶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吁
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顧爲之何如耳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曰功崇惟志惟
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爲政者當爲其所

不可不爲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
爲者可矣是歸爲漕運計爲久計在公誠不可不
爲者然非志之崇則曰局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局
爲故怨欲其果於有爲難矣不勝自有歸議以來凡
歷數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
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
雖群咻衆閧屹不爲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於是
乎徵耶然吾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爲異議所
沮其同事者請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責甚焉
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歷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
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厥成者多矣公興是役
適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交爲之規議以圖其末于
下未嘗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目
擣攀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費而大益
百十年來所當爲而未及爲者一旦從容爲之勝口
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感

所動而諸君協謀宜力其功■可就哉故併書之石
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隳前人之功
也

儀真縣重建新牐記王文肅與撰其畧曰

國家自遷都北平歲漕方南粟數百萬斛以供億京
師由儀真入運河者十七八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
仰藉閘勢宋嘉定間首即州城南建清江牐久而塞
明
國初洪武辛亥築上爲壩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
昇澳建議當閘首東關次響水又中牌以達于羅四
橋甚凡爲牐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爲便利既而達官
要人旁午維揚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牐復陸弘治
初元今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琮舟經其地目
擊利弊疏請復制詔報下冬官議以來歲謝公俊

以程式進始奉
宸衷命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獻公旌暨南京工部尚書劉公璋侍郎黃公孔昭斟酌而行於是分遣內官監右少監党君恕御馬監右監丞李君屯田司郎中施君恕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群言歸於定論其論有建牐非私皆因車壩之疲民者有廢牐非漏見底漕渠之淤水者廢置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啓閘以納潮冬春潦盡則閉牐以潴水並存互用庶無遺利論既定始集財鳩工因舊址撤而拓之爲新牐方冬漸涸俾與河水相平先昇舊牐去首牐幾百步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難四二牐則仍其舊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工訖於十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夏涝淮揚之間湖水泛溢而牐遂成不惟遂疏通之利而且免衝決之患說者謂事之興廢有數非偶然也

重修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饋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至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創爲是牐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牐也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枯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若川以儲工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儁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自鳩材至訖役凡二時其成之月蓋佑請

三年八月乙巳也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開尤爲國用所仰淹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歲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懋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伏衞復泝淮汴以還故所百戶廡府能羆貔虎之師翼衞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趙侯之功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

瓜洲鎮新建漕運行府記趙副使鶴撰其畧曰

唐虞賦納粟米與沿浮江淮之制雖非漕運而後世江淮之爲漕法漕途者實昉乎此蓋其時江淮未通

已去吳都甚遠然為緊要於國輸將辦必所以自供
用不出其近境而分土正貢則必經於江湖淮泗以
入于河然後能至京吳開邗溝用溝伐齊江淮始接
兵隋及唐大盛以都雒汴漕議益詳而江淮發運
設使官署分置不廢且長定府瓜州河漕米即疏利故
采維柳議自潤州陸運入揚州斗門頗難呂城公亦
謂京口濟江淮之要為最重
國朝永樂以來
定鼎幽燕上游之所而工部尚書宋公禮及恭襄陳公瑄
相繼經治濬州南下至儀真瓜洲運河正統間江南
巡撫文襄周公忱求古水次灌輸轉般餘法增築瓜
洲新壩亦倉於側用受江南民運以便免道制蘇華
松長運亦經壩以達而瓜洲遂為江淮漕綱要地
嘉靖四年漕運都府南屏高公友璣總府容堂楊公
宏參府東明張公參合議倣前巡院建漕運行府于
瓜洲舊倉廢址以備巡督而東明參府往來多居之

嚴盤詰冗廢耗蠹飾官吏聚奪宿患而競新功顧其不
自以有茲行府始而立為有茲行府乎哉雖然成公亦
謂督與與漕運相關又嘗條陳奏改轉搬而為直達
以裁減冗兵冗食可省遂漕勞費而轉搬節級漕力
淺為彼善之謀故也漕府群公行將列請便宜會議
戶部
聖天子方稽古新治大司徒鳳山秦公復究心國計必為
採擇本末而次第
請行之豈惟一時漕綱之利雖復唐虞之政可也是役
東明徐府宰視督之故工費視他役為省役云

瓜洲鎮漕運行府來旬堂記趙副使鶴撰其略曰

予讀江漢之詩一章見濟師之邀焉秦辭之肅焉軍
容之整焉敵旅之銳焉二章見作氣之踴焉經略之
遠焉犄拔之速焉安集之勤焉三章見復境之盛焉
甸田之謹焉慰民之愛焉表國之尊焉至四章始括

之口來何焉夫穆公承一征伐之命恭職勤物無或怠而兆治之處則因陋知室由迹考心其餘國體之安危君德之成敗民情之休戚克任諸躬誠有若桂於市與納於溝之爲志者矣周公謂康公與已爲焉棐時二人詩人亦美宣王之臣能明國若否補于闕失如穆公者其亦不愧其祖不負其君者哉漕叅東明張公建行府于瓜洲既自書公于正大四字揭諸前廳復以名後堂問予予爲議數名東明乃取來旬亦自書以揭焉則嚮慕俱爲可知已柳是詩自始章以至卒章又見穆公繩祖之光焉格君之敬焉若泉明祖日菊坡公省有封名以戰功蹶而復起至都省揮父南山公與東明俱少治舉子業有聲科場亦相繼爲漕運叅將而東明先爲漕總時嘗飭兵瓜洲江滸過流冦使不得上及今來治行府漕政之外如蘇雨濟旱夜出拯火與造閘以復水利皆其餘澤波及瓜民瓜民感焉况資敏氣鋭都總二府倚以咨諏歲

贊漕臺捐惜餘力揚議
明廷以紓經用以勸
儉德則東明於纘家佐
國之志業已若水之就矩升之發硎日新乎用而無不利
矣他日位益進務益勤持之以慎積之以誠
則是詩始終之懿匪徒慕之亦允法之也

濟寧治水行臺記李都御史如圭撰其署

天下之事皆有要焉得其要可從而理也不得其要則雖弊精神遲歲月亦將無補矣況於治水尤事之大者也烏可不於其要是求哉我
太宗文皇帝建都幽燕資東南財賦以實京師則漕運者治世之要務也永樂初由海而運每歲不免漂溺繼迺修復元時會通河運斯計之得者也然會通河實賴山東諸泉源焉泉源散在各州縣舊制每泉各置夫老以供疏濬之役州縣委官領之兗州府既設管

泉同知矣而復設工部主事一員專管督理蓋欲其泉之常遠而爲漕舟之利也百餘年來遵行罔失權運大通回視海運安危得失何啻天淵矣謂非得漕運之要可乎柰何歷歲既久立法本意多未講究故挑浚之功則密而濬泉之力則疎以致有山東泉微之說近歲黃河決飛雲橋決穀亭鎮衝淤運道反謂藉之以行舟其謬甚矣通者黃河稍徙濟寧而下一帶閘河泥沙淤澱舟不能行嘉靖乙未夏始用人力挑通然泉源既云微而河水則又徙河道雖復水安賴焉時余致政家居仰荷

聖恩起於山林之中授以河道之責以丙申仲春至濟莅事時河水淺涸舟甚艱行衆爲余危之余曰不然山東閘河因泉源而開欲河有水當於泉源求之乃申飭府州縣官員務以濬泉源導泉流爲事定限完報余迺駕舟閱視濟寧湖水見其波光浩蕩即諭衆曰此水亦可以濟矣衆曰河高湖卑水將安出余迺令

管河官將湖水開渠引至河邊置造桔槔之具挈水
入河已而南旺安山等湖俱施以此法隨又將各處
於塞溝渠皆爲疏導諸停蓄之水咸得以入於河甫
及兩月各處泉源濬矣泉流導矣水且至矣漕舟之
行略無阻滯而亦無事於排撈之功桔槔之力矣仍
命管河官將各湖隄修築蓄洩以備旱潦因慮山東
一帶閘河常額修治而修治之道器具爲先濟寧舊
無廠舍往歲遇有修治工完器具即於所在府之浸
無稽考且多損失況臨河亦無衙署糧船過濟殊乏
督理之地均爲缺典余乃謀于管河郎中楊君旦管
閘員外郎邵君元吉管泉主事顧君翀於城西臨河
易地貿材命匠督役中爲門堂以便臨視督理堂之
左右爲廠務以貯器具圍之以垣墻華之以繪畫因
之以鍵鑰守之以夫老經始於夏五月落成於秋八
月扁名之曰治水行臺偉然爲漕河壯觀楊君輩謂
余宜有言以記之且於以治水爲任固不可以不文

辭益嘗思我
國家肯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
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出閘抵
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
於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
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符而水道
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成天下河道第
一形勝我
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彼胡元烏足以當此頃年以來
因河道多事專命大臣總理而黃河亦兼治焉蓋以
黃河利害與運河有相關耳余以菲才叨斯寄每
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
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北其用也治黃河者惟治其流
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
流不少懈息則體立矣而又挑淺脩閘築壩治堤之
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近余具題議處潛河急務

已蒙

敕旨濬河全賴泉水近來多致淤塞及被豪强侵占吏部便推選素有才幹同知一員專一疏濬差夫部官務要用心督理不許虛應故事通行遵奉矣於黃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鐵扒并尖鐵鍬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淤塞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渰沒之虞則黃河之害可少濟矣今黃河三支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支俱當疏濬通流以殺水勢第人多狃於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爲言謂黃河爲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且近余具

題議處黃河大計亦荷

俞允依擬施行矣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闌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

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顧余以一得之見因事制宜輙乃自信抑嘗試之若有驗然且以職務所關不敢隱默因并兩河於此發之以備高識遠覽之君子採焉至於修建之詳不多及謹記

總理河道題名記　千都御史　湛　撰其畧曰

王者宅中圖治必轉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
朝始由海運繼由陸運凡二變乃改令河運然地勢中高南北逆邐就下之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出為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洸沂諸水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堰東遏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亘南北濬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堤以防其潰決列舖舍以通其淤淺闢湖瀦水以時其蓄洩引水

灌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銓官以司其事董
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
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廣事劇役衆費繁宗統
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歲輓米南
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時當盛夏維揚迤北乘風
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險亦無陸輓
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民命徭全
國計斯裕
文皇帝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彌成之跡要亦不可泯
也禹貢一書記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謨訓誥竝列爲
經昭示罔極我
朝前此効勞諸臣水部分司各有題石而總理大臣漫
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深用慨
惜乃構亭公宇之東偏爰披往籍録宋禮以下若干
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虛左方以俟遞書

厥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盡制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
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
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遡海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
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凉六鎭皆守
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鎭獨守山內中原
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炎史之
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道難自昔有
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控彊虜而
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聞命矣海運內浙西不
旬月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
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
莊之策予頗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使諸臣之功示諸
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効尤於元
祖宗已棄之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討源溯之未而不

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皆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卽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竝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期可踰哉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衛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不難於海也二道竝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變亦可也是則可爲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

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鑿數省之力捐不貲之費再歷寒暑乃克底寧衆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

何說也如子之言且將為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穀之見也謹併誌之

重修兗州府河記

兗州府距城東五里舊有壩曰金口壩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閘俗所謂黑風口者是也壩以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城東門遶城南復折而北徑西門會闕黨蔣詡諸泉西流七十里有奇抵濟寧東城外遶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閘者曰府河蓋元人遺跡也然非始於元也後魏及隋寔經始焉今為漕河之益非細矣府河與汶河合流以資轉漕總名曰會通河云

國初堰壩以土歲役萬夫隨築隨毀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議修閘壩均易以石而錮以鐵歲省勞費不可貲算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矣恒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圮而水行故道積歲淤墊渠遂厭淺水發輒溢彌原渰野禾盡腐敗不可收拾蓋非一日矣是爲利于漕河者僅什一而貽患于小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春廷承

上命總理河防常懼不能宣力以忝

大命事關漕河利病靡不咨訪頃之兗州府同知黎天啟來言金口堰壩歲久坍塌石且毀泐殆盡今不亟爲之處將益廢余爲檄工部都水司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兗州府知府莫如善督同滋陽縣知縣江應昴等往勘議合秋九月漕事竣余將東謁闕里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壩蹤復故而河水淺涸慮鮮濟事復議加高一尺七寸迺即山採石就林伐木易鐵于市煆灰于野調夫役于泉壩徵匠作于

有司凡所經費率以各夫歲辦折納之數貿易取足而董是役者即黎天敘也工始于是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訖于次年夏四月初四日而閘壩工完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猶夫故也是運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閘主事王君陳策以浚渠請雖時

聖天子修復

朝殿需用材木而水次挽筏夫役坐待驗時又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廼檄兖州府同知祁天敘卜日興工集夫畢役具畚鍤置菱舍畫界事事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四十里以泉壩并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任城衛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浚溜等夫并挽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土即加築兩岸之上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不啻加倍堤植以柳置鋪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

始至四月十八日而河工復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爲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數倍于昔商販懋遷舟楫利焉王君乃諧余言曰河成矣工不費而益頗衆請紀其事以示于後弗獲辭乃爲記之昔人有云覩河洛者思禹功則余於開河諸公重有感矣我

國家臣一四海撫鎮宇內建都于燕南面聽治軍國大計歲漕四百萬石而絲枲織縞貝錦珠璣犀象之輸吳楚閩越交廣商賈物貨之入海內外諸國各以方賄來貢至夥矣利涉惟漕河耳先是漕河未復海運陸輓公私稱病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開元會通河

太皇帝乃命工部尚書宋禮諸臣發山東丁夫十餘萬往任其事以臻成功然考規畫之詳時故道久淹汶河至戴村北流宋公乃采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戴村遏汶水西流抵南旺注都督周公長所鑿漕渠而分流南北北流七分接漳衛諸水入海南流三分接徐

郎金公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縣塌場口所分水經徐呂二洪入淮而會通河復通故沛縣以北臨清以南皆相地置閘以時節蓄者其水微也然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水三分又微甚故不得不截所泗之水以合流共濟也嗚呼諸公經營漕河其爲利誠博而爲計誠遠也按漢溝洫志漢都關中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河東守番系請穿渠引汾與河溉河壖弃地度可得田五千頃歲得穀二百萬石以上而砥柱之東可毋復漕蓋懲其險也卒以渠壞罷業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下御史大夫張湯議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以爲便於砥柱之漕令褒斜二谷故在而石隘湍[illegible]河可漕也漢人猶以從事其中則關中之漕之艱奚啻百倍于今也至[illegible]元南由邗溝北達潞河水[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而會[illegible]之閘[illegible]以水以注南旺[illegible]泗水以入[illegible][illegible]周

後者乖始至從
昌陽修所為興嘆也宗
其率因循毀貽倘能以
古世利教而須來識者
多參來廢河徒虛談浩費乖
戶沒者特泗河二支耳即于漕條
大于此而又甚利乎古昔洽水者
而轉漕之功弗閘堰浚滑以利漕
著功有不能以兼施者猶不難髀
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
靖己未九月日總理河道都御史王

宗上二
而激防之
故議者豈
謂海民遂
不亦左今
民患亏况有
所汰以利農
侮農之蹟閭
而為之既衆利而
役不為役奕嘉
九王廷記